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
## 第一回 苗訓設相遇真龍 匡胤遊春騎泥馬

詞曰：世事如棋，從來興廢由天命。任他忠佞，端的難僥倖。  
聖主垂裳，勛業昭功令。蒼生幸，掃穢除氛，纔把江山定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話說從古以來，國運遞更，皆有定數，治極則亂，亂極則治，一定之理也。天下自唐季以來，五代紛更，數十年間，帝王凡易八姓十三君，僭竊相踵，戰爭不息，人民有倒懸之苦，將士多汗馬之勞，終於立國不長，究非真命之主。

獨至大宋，聖人應運而興，御極以來，削平偽鎮，把錦繡江山，奠定得十分安固，相傳三百年鴻業，歷國恁般久長，這也因他神武不殺，仁義居心，所以如此。觀其伐南唐時，命曹彬云：「城陷之日，慎勿殺戮，設若困鬥，則李煜一門，不可加害。」祇此數語，便如孟子所謂：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矣。」然此仁心義聞，雖三尺童子，亦知其為堯舜之君也，不必煩言多贅。祇就他未登九五之時，把那三打韓通、禪州結義這許多事跡，表白出來，可以使聞者驚心，觀者吐舌。方知英雄舉動，迥異庸愚，畢竟有掀天拔地之形，攪海翻江之勢。正如暗中指使，冥裏施為，誠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有詩為證：

龍虎行藏自不同，輝煌事業有奇蹤。

時君若肯行仁政，真主如何降九重。

話說後漢高祖皇帝劉智遠晏駕之後，太子承祐登基，廟號隱帝。為人懦弱有餘，剛斷不足。即位以來，雖不能海晏河清，卻也算得烽煙消熄，承平日久，世道粗寧。這時有一位先生，姓苗名訓，字光義，能知過去未來，善曉天文地理。他奉了師父陳搏老祖之命，下山來扮做相士模樣，遍遊天下，尋訪真主。那時正在東京汴梁城中，開著相館，每日間，哄動那些爭名奪利的人，都來論相，真個挨擠不開，十分鬧熱。一日清晨，光義起來開館，挂了那個辨魚龍定優劣的招牌，垂帘灑掃已畢，正在閑坐，祇見一位青年公子，獨自信步進來，光義抬頭一看，暗暗吃驚，連連點首。怎見得那人的好相？祇見：

堯眉舜目，禹背湯腰。兩耳垂肩，棱角分明徵厚福。雙手過膝，指揮開拓掌威權。面如重棗發光芒，地朝天挺。身似泰山敦厚重，虎步龍行。異相非常，雖道潛龍勿用。飛騰有待，足知垂拱平章。漫夸關土紫微星，敢比開疆赤帝子。

這人非別，就是那個開三百年基業的領袖，傳十八代子孫的班頭——姓趙名匡胤，表字元朗，世本涿郡人氏。父親趙弘殷，現為殿前都指揮之職。母親杜氏夫人。原來趙弘殷所生三子一女——長匡胤，次匡義，三光美，四玉容小姐。這匡胤之生，因後唐明宗皇帝登極之年，每夜在於宮中焚香祝天道：「某乃無福，因世大亂，為眾所推。願天早生聖人，為生民之主。」那玉帝感他立念真誠，為君仁愛，即命赤鬚火龍下降人間，統係治世，生於洛陽夾馬營中，赤光滿室，營中異香，經宿不散，因此父母稱他為香孩兒。後因石敬瑭拜認契丹為父，借兵篡唐，趙弘殷挈家避亂於路，肩挑二子，遇一異人指說道：「此擔中乃二天子也。世上說道無天子，今日天子一擔挑。」因住居於汴梁城雙龍巷內。至後漢立朝，弘殷方纔出仕。此時匡胤正當年交一十八歲，生得容貌雄偉，器度豁達，更兼精通武藝，膂力過人。娶妻賀氏金蟬，十分賢淑。那匡胤生性豪俠，又與本郡張光遠羅彥威二人結為生死之交，每日在汴梁城中，生非鬧事，喜打不平。

這日清晨，早起無事，出外閑遊，打從相館門首經過，舉步進門，意欲推相。卻值苗光義閑坐在此，抬頭一見，不覺驚喜道：「此人便是帝王之相，吾昨日排下一卦，應在今日清晨有真主臨門，不想果應其兆。」立起身來，往外一張，四顧無人，回身即望匡胤納頭便拜，口稱：「萬歲，小道苗光義接駕有遲，望乞恕罪。」匡胤一聞此言，不覺大驚道：「你這潑道，想是瘋癲的麼，怎的發這胡言亂語，是何道理？」光義道：「小道並不瘋癲，因見天下洶洶，久無真主，當今後帝亦非命世之姿，特奉師命下山，尋訪帝星。今幸得遇，事非偶然，主公實為應運興隆之主，不數年間，管取身登九五，請主公勿疑。」匡胤聽了這一席言語，越發發怒道：「吾把你這瘋癲的潑道！這裏甚麼去處，你敢信口胡言，人人道你陰陽有準，禍福無差，據我看來，原來你是捏造妖言，誣惑眾，情殊可恨，理實難容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立起身來，揮袖撩衣，舉手便打。祇聽得：

劈啪連聲，嚙喇遍室。劈啪連聲，椅凳桌臺敲折腳，哩啦遍室，琴棋書畫打成堆，爐盞簾瓶，那管他古玩時新，著手處西歪東倒，紙墨筆硯，憑著你金鑲玉砌，順性時流水落花。正是一時舉手不容情，憑你神仙也退避。

匡胤一時怒起，把相館中的什物等件，盡都打翻，零星滿地。那苗光義見他勢頭凶猛，一時遮攔不及，祇得往後退避。

此時過往之人，漸漸多了，見是趙舍人在此廝鬧，又且不知他的緣故，誰敢上前相勸一聲，祇好遠遠的立著觀望。

正在喧攘之際，祇見人叢裏走出兩個豪華公子，進來扶住了匡胤，說道：「大哥，為著何事，便這等喧鬧？」匡胤回頭看時，乃是張光遠羅彥威二人，便道：「二位賢弟不必相勸，我還須打這潑道。」二人道：「大哥不可造次，有話可與小弟們說知，我等好與你和解。」匡胤悄悄的說道：「我來叫他相面，誰知他一見愚兄，便稱甚麼萬歲。這裏輦轂之下，豈可容他胡言亂語，倘被別人聽著，叫愚兄怎的抵當？」張光遠道：「大哥你也是呆的，量這個瘋癲的道人，話來無憑無據，由他胡說，自有凶人來驅除他的，你何必發怒，與他一般見識？」羅彥威道：「目今世上的醫卜星相，都是專靠這些浮詞混話，奉承得人心窩兒十分歡喜，便好資財人手，滿利肥身。這是騙人的迷局，都是如此，你我不入他的局騙也就罷了，鬧他則甚，俺弟兄閑在這裏，且往別處去消遣片時，倒是賞心樂事，何必在此攘這空氣？」說罷，兩個拉了匡胤的手，往外便走。那苗光義見匡胤去了，即忙出來，走至街坊，又叫道：「三位且留貴步，我小道還有幾句言語奉囑，幸垂清聽。」遂說道：

「此去休要入廟堂，一時戲耍見災殃。

今年運限逢驛馬，祇為單騎離故鄉。」

匡胤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可聽他口中還在那裏胡講？」二人道：「大哥，我們祇管走罷了，聽他則甚？」那苗光義想道：「我周游天下，遍訪真主，不道在汴梁遇著。但如今尚非其時，待我再用些工夫，前去訪尋好漢，使他待時而動，輔佐興王，成就這萬世不拔之基，得見淳古太平之象。一則完了我奉師命下山的本願，二則可使那百姓們早早享些福澤，免了干戈鋒鏑之災。」主意已定，即便收了相館，整備雲遊。按下不提。

單說匡胤等弟兄三人，緩步前行，觀看景致。此時正當清明時候，一路來，但見：

柳綠桃紅，共映春光明媚。青塵紫陌，誰聞禁火空齋。木深處，杏花村裏，何須更指牧童。市集中，煙柳皇都，那得趨陪歡伯。鬧熱街心，雖常接紙灰飛蝴蝶。朔南墓道，卻連聞淚血染杜鵑。正是可愛一年寒食節，無花無酒步芳場。

當時弟兄三人，隨步閑遊，觀玩景致，固是賞心樂意，娛目舒懷，十分贊嘆。

正走之間，祇見前面一座古廟，殿宇巍峨，甚是清靜，耳邊又聞鐘鼓之聲。張光遠叫道：「大哥，你聽那廟裏鐘鳴鼓響，必是在那裏建些道場，俺們何不進去隨喜片時。」羅彥威道：「說得有理。我們走得煩了，且進去歇歇腳，吃杯茶解渴解渴，也是好的。」三人舉步進了廟門，把眼一張，乃是一座城隍廟，真是破壞不堪，人煙杳絕，那裏見甚麼功德道場。匡胤道：「二位賢弟，這座乃是枯廟，你看人影全無，那裏有甚麼功德，我們進來做甚？」羅彥威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方纔我們在外，明明聽得鐘鼓之聲，怎麼進了廟門，一時鐘也不鳴，鼓也不響，連人影兒都一個也無，這青天白日，卻不作怪麼？」張光遠道：「是了，常言道鬼打鼓，難道不會撞鐘，方纔想是那些小鬼在此打譚作樂，遇著我們進來，他便回避了，所以不響，也未可知。」匡胤拍手大笑道：「張賢弟向來專會說那趣話的，你們猜的都也不是。俺常聽見老人家說，鼓不打自響，鐘不撞自鳴，定有真命天子在此經過。今日這裏，祇有你我三人，敢是誰有皇帝的福分不成？」張光遠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大哥必定是個真命天子。」匡胤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張光遠道：「適纔那個相士說的，大哥有天子的福分，小弟想來一定無疑。若是大哥做了皇帝，不要忘了我們患難的兄弟，千萬挈帶做個王子要耍，也見得大哥面上的光彩。」匡胤道：「兄弟，你怎麼同著那相士一般胡講起來，這皇帝兩字，非同小可，焉能輪得著我，你們休得胡言，不思忌諱！」羅彥威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卻也論不定的，常言說得好，道是皇帝輪流轉，今年到我家。自從盤古到今，何曾見這皇帝是一家做的？」張光遠接口道：「真是定不得的，即如當今朝代，去世的皇帝，他是養馬的火頭軍出身，怎麼後來立了許多事業，建了許多功績，一朝發跡，便做起皇帝來。又道寒門產貴子，白戶出公卿，況大哥名門貴族，那裏定得？」匡胤道：「果有此事麼？」羅彥威道：「那個說謊，我們也不須閑論，今日趁著無事，這真皇帝雖還未做，且裝個假皇帝試試，裝得像的，便算真命。」張光遠道：「說得是，我們竟是輪流裝起便了。」

匡胤見他們說得高興，也便歡喜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我也不必相讓，這裏有一匹泥馬在此，我們輪流騎坐，看是那個騎在馬上，會行動得幾步的，纔算得真主無疑。」二人道：「大哥所見甚當。」正是：

沿江撒下鉤和線，從中釣出是非來。

當下匡胤說道：「我們先從幼的騎起，竟是羅兄弟先騎，次後張兄弟，末後便是愚兄。」羅彥威聽言，不勝歡喜，口中說了一聲：「領命。」即便拾了一根樹枝，走將過去，捲袖撩衣，奮身上馬，叫一聲：「二位兄長，小弟佔先有罪了。」即忙舉起樹枝，把那泥馬的後股上盡力一鞭，喝聲：「快走！」那馬那裏得動，彥威連打幾下，依然不動。心下十分焦躁，一時臉漲通紅，即便罵道：「攬刀子的瘟畜生！我皇帝騎在你身上，也該走動走動，怎麼的祇是呆呆地立著？」便把兩隻腳在馬肚子上亂踢，祇磕得那泥屑傾落下來，莫想分毫移動。張光遠在旁大笑道：「兄弟，你沒福做皇帝也就罷了，怎的狠命把馬亂踢，強要他走，須待我來騎個模樣與你瞧瞧。」彥威自覺無趣，祇得走了下來。張光遠上前，用手扳住了馬脖子，躡將上去，把馬屁股上拍了兩掌，那馬安然不動。心下也是懊惱起來，猶恐他二人笑話，祇得把兩腳夾住不放，思量要他移動。誰知夾了半日，竟不相干，使著性子，也就跳了下來。彥威笑道：「你怎的不叫他行動一遭，也如我一般的空坐一回，沒情沒緒，像甚模樣？」光遠道：「俺與你弟兄兩個，都沒有皇帝的福分，讓與大哥做了罷。」

匡胤道：「二位賢弟都已騎過，如今待愚兄上去試試。」說罷，舉一步上前，把馬細看一遍，喝采道：「果然好一匹赤兔龍駒，祇是少了一口氣。」遂左手搭著馬鬃，右手按著馬鞍，將要上馬，先是暗暗的祝道：「蒼天在上，弟子趙匡胤日後若有天子之分，此馬騎上就行。若無天子之分，此馬端然不動。」祝畢，早已驚動了廟內神明，那城隍土地聽知匡胤要騎泥馬，都在兩旁伺候，看見匡胤上了馬，即忙令四個小鬼扛抬馬腳，一對判官扯拽韁繩，城隍上前墜鐙，土地隨後加鞭，暗裏施展。卻好匡胤把樹枝打了三鞭，祇見前後鬃尾，有些搖動。羅彥威拍手大笑道：「原是大哥有福，你看那馬動起來了。」匡胤也是歡喜道：「二位賢弟，這馬略略的搖動些，何足為奇，待愚兄索性叫他走上幾步，與你們看看，覺得有興。」遂又加上三鞭，那馬就騰挪起來，馱了匡胤出了廟門，往街上亂跑。

那汴梁城內的百姓，倏忽間看見匡胤騎了泥馬奔馳，各各驚疑不止，都是三個一塊，四個一堆，唧唧噥噥的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怎麼出了這一個妖怪，把泥馬都騎了出來，真個從來未見，亙古奇聞。」一個道：「不知那家的小娃子，這等頑皮，若使官府知道了，不當穩便，祇怕還要帶累他的父母受累哩。」一個認得的道：「列位不必胡猜亂講，也不消與他擔這驚憂。這個孩子，也不是個沒根基的，他父親乃是趙弘殷老爺，現做著御前都指揮之職，他恃著父親的官勢，憑你風火都不怕的，你們指說他則甚？」內中就有幾個遊手好閑的人，聽了這番言語，即便一齊擠在馬後，胡吵亂鬧，做勢聲張。光遠見勢頭不好，忙上前道：「大哥，不要作耍了，你看眾人這般聲勢，大是不便，倘若弄出事來，如何抵當，你快些交還了馬，我們二人先回，在家等候。」匡胤道：「賢弟言之有理，你們先回，俺即就來。」光遠二人竟自去了。匡胤遂把泥馬加上數鞭，那馬四蹄一縱，一個回頭，返身復跑到廟內，歸於原所。匡胤下馬看時，祇見泥馬身上汗如雨點，淋漓不止，心內甚覺希奇。即時轉身離廟，回到府中。不提。

卻說那些看的人民，紛紛議論，祇說個不了，一傳十，十傳百。正是：

好事不出門，奇事傳千里。

這件事傳到了五城兵馬司的耳邊，十分驚駭，說道：「怎的趙弘殷家教不嚴，縱子為非，作此怪異不經之事，妖言惑眾，論例該斬。況此事係眾目所睹，豈同小可，我為巡城之職，理宜奏聞，若為朋友之情，匿而不奏，這知情不舉的罪名，亦所不免。我寧可得罪於友，不可得罪於君。」遂即合齊同等官僚，議成本章，單候明日五更，面奏其事。祇因這一奏，有分教——督藩堂上，新添了龍潛鳳逸的配軍。行院門中，得遇那軟玉溫香的知己。正是：

人間禍福惟天判，暗裏排為不自由。

畢竟漢主聽奏，怎生發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